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436  
2166

十一















河大復先生年卷之三十一

內篇二十五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仁任

或論神史實

其法而上不容

思其先有也

人以自餘

弗以為病

之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图  
了  
书





##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 內篇二十五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任叢怨勿為激激干怒張子  
 璉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  
 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患其任且激也  
 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  
 人以自標罕亡怨怒矣唯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  
 弗以為病也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構也故隋壑  
 之阻盜賊弗怨虛舟之觸福心弗怒無意也

何子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





寇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邇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矣  
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  
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  
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  
枉救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親昵而多蓄柔近也疏  
眇而易威擾遠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  
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  
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要之中的而  
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強瘠要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  
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

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



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

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  
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  
弗群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  
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知而好白易遁也剛  
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  
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寇以明也  
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  
近也然可以出而窅之者有嗜于人也故君子之  
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



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則人弗得訾故辨其文異其  
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  
誣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祿署丞陳子為大谷令呂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祿  
丞也貳而內吏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  
貳也長也內也外也弗相諳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  
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  
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驚也安可以也和也曰大谷  
固盡驚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  
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

引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



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

矧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  
順私從暴也夫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  
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鷹習也則弗掣韉和也者非  
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  
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  
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  
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  
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



從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  
乍富廢飯言創貧也然殉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  
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予嘗有  
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  
家河內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  
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苟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  
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  
而志者耻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汚  
汚者未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  
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

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

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  
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  
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  
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為御史者不亦難乎  
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  
主人有使其家監仆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  
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今御史  
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賈監亦不以僕  
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哀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曷辭  
焉

張御史言事于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天下  
之衢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  
作奸勢撓權貨溺度奸救法御史者剷豪以屈勢平  
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救滋大舉而變生故  
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  
者機也捍難者格也能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夫格  
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  
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

也况豪富行私者乎



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也况豪富行私者乎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以冒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怵威而劫于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義矣履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偽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內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所以集眾心衛大勢也苟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



則鉅豪免鉅豪免則眇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賣法者皆有幽黜則履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邪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卑所以受潤也夫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

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



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  
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  
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  
以敦尚可以生息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績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  
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  
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  
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  
而藿食也若大亨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  
給事曰夫令非難邪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  
而啓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



守發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  
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  
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  
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也立  
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  
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鑿火著外水著  
內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內者闇而  
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  
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

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茸弗



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乎性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昔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邪是故今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多威而寡惠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彊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彊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束薪無弗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劉守之擢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



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  
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邪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  
謁吏部 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日予于漢陽甚  
感于古今之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  
績罷不能是故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  
有可賤也賤者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  
徵發身等居位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  
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  
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其地  
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

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



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  
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  
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使者難于下曰漢  
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  
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  
自實也爲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  
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  
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  
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  
毀于政也思救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



譽思救則圖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  
茲擢予為不懌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  
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  
暴取凶不改歛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  
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懌景明聞之見鄭  
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  
福人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  
駕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  
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悶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



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悶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  
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  
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  
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然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  
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  
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  
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吏予  
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發靡著不興  
罔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矢飈擲密而髮䟽



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略者不可以週遺明法習文  
究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曰夫柱促而絃絕燭張而  
蚊至守止以制行勿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  
致用莫如藏理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盡  
難矣李子曰二子之言叛予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  
類乎叛者也仲修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  
已李子曰予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  
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  
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履者不  
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

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懸殊





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  
習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懸殊  
夫治而罔修則任法而情踈修而罔治則自愛而鮮  
任任法者必敝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縉紳大  
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高計深亮物  
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內贊國經而外格時難今廼  
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  
衆望也何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  
伸也者弗在高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  
志達曰伸志塞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



屈約居卑處而志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  
再陳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  
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未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不發  
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擿行義不  
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  
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  
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益賁  
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  
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  
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

蔡子智而不裸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



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  
蔡子智而不褻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  
矧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  
弼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網弛曰緩目  
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藜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  
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立嚴而行寬  
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  
四德德以司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溫為進士二年補丹  
陽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



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久試志  
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久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  
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  
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  
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  
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  
賈人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  
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  
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邟顛顛如或弗行燕息又安

律焉文予喜子易者志于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



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卹顛顛如或弗行燕息又安

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  
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  
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  
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  
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濫夫行人之所  
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必悅是謂忘利故順上獲  
譽弗爲也逆彊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  
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  
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  
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  
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  
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予聞茅柔而人籍之澤  
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  
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  
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  
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  
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  
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邵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邵  
子曰予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威  
諷喻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緩乎曰子思曰修  
道曰教夫飾行為修由理為道成訓為教是故標立  
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  
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淫教者紀濫俗而則  
淫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  
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  
廣其動微其間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揜群不  
射宿羽毛不成不登俎芥斤以時罟目四寸故山澤



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乎今天下  
吏治弱者靡矣強者持其刑罰搏裂抗割之而已獵  
其民甚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  
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  
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  
始有侍郎宏再有參政寬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  
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徵及景  
明皆有姻舊往慶文禎文禎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  
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

知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



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

方知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  
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爲箕良冶之子  
不失爲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爲休光  
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  
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煊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  
失爲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爲裘失其冶矣故  
蓋愆爲易而先烈爲難子將勿忽其易以圖其難焉  
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  
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  
焦氏稱于文達公蓋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



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充例爲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縉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舒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

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藉



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

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藉  
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敝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  
相如以貲為郎而文齊之治不以賣爵貶相如之名  
不以貲郎賤故意美者不論法嗜修者不論資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  
者欲也古之則真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  
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  
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凝也天者物之役  
也真人能不用神邪能不恠物邪得寶而愛者不計  
藏而待其自敝則無敝日計藏焉使其無敝則敝嬰



兒日啼而咽弗噉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

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  
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錄曰錄也序年列名凡以  
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  
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已爾集于  
試弗千人已爾然名于錄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亦  
希罕曠絕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  
至眇也然且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  
往來若流光易絕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  
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  
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踈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



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內也壽弗長夭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

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三卷皆精實確乎可以昭逖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緒思幽微章矣徹遠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贖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者難邪而知言者難矣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



言也獨言者難邪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  
之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  
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  
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  
慮不周矣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  
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  
關在門故室而寇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  
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語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  
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  
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放之



六合而準旁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  
贊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敘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器  
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下也由後世以  
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人得一  
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談萬者廣  
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之間者氣  
也制而利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氣之宰也  
是故器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而天下之事得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奏為應詔陳言治安事

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

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

動流涕。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

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

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

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



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宴然。未見損  
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  
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  
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  
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  
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  
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  
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逢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  
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  
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

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



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

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  
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  
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  
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  
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  
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陛下何  
不一如言者所議。早示聽斷。且甲馬馳騁之場。不  
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  
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  
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陛下尤



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  
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  
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救。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  
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  
兩請之辭。取阿上裁。則制度不肅。功實不繆。名器  
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  
併為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  
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  
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聖躬。  
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



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

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

開道禍福。指斥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

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

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

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

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

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

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



大復集卷三十二  
三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多哉。臣草茅微柔。蒙先朝甄育。陛下復收起於廢黜之餘。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之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逢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時。何忍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皇上亮臣愚悃。曲矜納。臣不勝幸甚。

上冢宰許公書

中書舍人何某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某誠至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節名節。砥礪

廉耻之士。清議攸與。群望景附。鄉鄙未進。實亦私拈。



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節名節。砥礪

廉耻之士。清議攸與。群望景附。鄉鄙未進。實亦私指。廼者

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事。考變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憂也。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是明公雖欲無憂。不可得已。頃者聞權閹多干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為容。夫自貶以為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立萬



仞者而為此乎。其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為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自擇焉。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于當時。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貶不容。則頹靡益恣。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曷重曷輕。惟明公之自擇焉。昔者子貢謂孔子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乎。孔子曰。良農能稼。不能為穡。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

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爾不務修道。而務為



不能為稽。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  
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爾不務修道，而務為  
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祿，尚不可為容。况  
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為庶官之地，  
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太息，用以為慰者，  
以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某積懷甚久，不敢  
輕造門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閹者通焉。幸明公賜察，  
不即叱責。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  
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



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眾口之所黜也。昔匡章  
 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  
 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紲。是故  
 眾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救  
 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眾惡。負集毀。若李夢陽  
 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  
 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  
 憤激之氣。乏蕪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  
 其過也。若其節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  
 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

麾之勇。在野有兔置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志抗



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

麾之勇。在野有兔置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志抗  
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迂。同黨交構。恃  
其貞介。不服文法。遭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  
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鞠於獄。  
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  
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  
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  
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雲。  
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  
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



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為救闇而忌太  
 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  
 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  
 立威。是以詭俗諧眾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  
 士。疾之若讐。由此觀之。任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  
 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  
 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  
 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墻之外。萬里之遠者乎。  
 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  
 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

敢徑達。雖有鬱壘。何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



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

敢徑達。雖有爵壹。何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



大德集卷三十一  
鶚薦乎彌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責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勞心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勞心

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  
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久弗見出昨  
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末進可窺然竊  
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  
露暴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  
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獨特明公拯救爾未  
宜閉戶無聞在家不知廼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  
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  
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  
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



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  
在幼殷人動搖召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惋時  
悲人畧疑忌之嫌捐顧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  
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逆覽  
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  
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  
畏覩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  
蔽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  
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以同難之  
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

之操斷以必至之勇君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



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

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  
若必惡污就潔見危圖全不惟歛天下之望亦不能  
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  
耳亦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  
故袁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  
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愆憊者也某在家  
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  
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朝於  
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耻  
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公采



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與侯都閻書

侯都閻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足下  
前所惠牙筋并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价道殷勤  
甚懇恐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足下禮意甚哀  
凡物以表恭交以禮雖孔子受之苟儀不及  
物君子弗屑也僕不敢以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  
竊不安請以元封識返之幸不多怪僭妄敢呈一辭  
于足下僕自貴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車怠馬煩欲  
圖少逸故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

衛戍廢敝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厮隸之役僕懼遲



圖少逸。故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

衛戍廢敝。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厮隸之役。僕懼遲。

王命不即飭行李。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

路。能禮往來士大夫為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

歷烏撒黑張阿容摩尼之地。冒赤水之炎。犯雪山之。

寒。入倒馬關。箐霧雨連旬不開。竟日無人行。廢蕪寒。

蔓猿泣鬼嘯。思之令人神竦。又羅羿出沒劫畧於道。

前後繼聞。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行。然望永寧則。

如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其出夷窟而。

至大境。目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然無一人。

出迎。僕以足下主是亦必出郊。而城門咫尺之地不。



能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盜所輕。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于士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其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王命也。足下王臣也。以王臣而恭王命不當乎。何乃坐視其困而使之遲。王命也。凡禮之交際。來有迎。去有餞。在主土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足下託以他出。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行者可也。足下位尊恐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乎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

為累。足下遂簡僕耶。然足下為

天子捍衛遠人使



乎不可。何使之寂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

為累。足下遂簡僕耶。然足下為天子捍衛遠人。使  
行不拾遺。居者按堵。其職也。乃致盜入公署。偷天  
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下。亦足下累僕耶。古人有我  
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希于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  
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夫僕之隸役供具。皆衛官所  
當承者。今倨然侈然。不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  
則衛官之簡僕。固端於足下矣。蓋君子之待人。以義  
不。以利害。以情。不以顯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  
稱其能禮士大夫何也。昔葉公好龍。几杖門戶皆手  
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非好真



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龍與。抑如僕前顯晦利害之說。與足下審之。僕願以君子成足下。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累足下也。僭妄盡所欲言。甚得罪。乞亮而恕之。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畷。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

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



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

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鑿。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眷。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梟輦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



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締給。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  
斂。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存也。王  
府黃河之役。築城脩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累  
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  
前者因民劫畧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為便  
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  
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  
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存。  
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  
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祇以飽

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



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豕之積。祇以飽  
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  
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  
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  
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  
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  
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澆之。沸  
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剗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  
害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與甯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



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  
何邪僕自愧身處闥閣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  
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  
朋之間則亦蔑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沮無  
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  
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  
意見之私畧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  
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  
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  
上而求懷于民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于偉哲

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不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



上而求懷于民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于偉哲  
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不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  
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  
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  
以得此邪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  
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闢茸藉貴  
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自利  
爾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  
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  
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執  
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



大德集卷三十二  
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  
陵卒隕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  
日之死而欲幸望于不世之圖卒之老于異俗而節  
不立身殞而志不明于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  
高俊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偉括不恒之  
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  
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  
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

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



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  
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  
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  
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  
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  
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  
道也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  
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  
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  
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  
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



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  
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贖濟務昭  
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  
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  
徇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  
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  
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濩落何也物有  
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  
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  
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

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

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  
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  
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逖德程缺元龜去道符  
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  
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諤諤也然僕所自志  
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  
宿鑄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  
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



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  
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  
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  
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  
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爲詩  
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  
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  
矣空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譬言之樂衆  
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  
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

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



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  
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  
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  
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  
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  
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無于諸義不設  
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剌切以為沉著艱  
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輾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  
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  
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  
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



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  
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  
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  
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  
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  
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  
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  
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  
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傑體不俳也謝則體語  
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

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



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

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隉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





馬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北風便糞反復鄙說幸甚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顏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名位日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

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貺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覩



日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  
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貺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覩  
執事䟽奏條布舉捨興革濟務之功格俗之化蓋次  
第具矣天其猶有活中土人意邪僕觀比日之事大  
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弱者也  
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  
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久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  
古之人學道以為己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  
無為己之德而官無為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  
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中正者易之體用也不容  
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從乎夫樞機得人重于



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勢有不然者矣上治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樞機之地先君方鎮之地先民故方鎮者地遠而官尊地遠官尊則力可抗而權倖之威弗易及也即使執事入參樞機恐無所容其巧力而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獲志也僕之所望者惟得專任久試乃土中之幸瑣言鄙慮無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